

DOCTOR
AHIVAGO



〔珍藏版〕

日瓦戈医生（下）

〔苏联〕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舒 莎 郑明生◎译

即使过去了半个世纪，
但它依然堪称二十世纪俄苏文学最重要的伟大作品之一！
继《战争与和平》后，
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
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日瓦戈医生（下）



〔苏联〕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舒 莎 郑明生◎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第八章 抵达

一

日瓦戈一家乘坐火车在此地停靠，虽然此时火车还停在倒车线上，但其他几列火车正好把它挡住了，这让人觉得在这个早晨，他们与莫斯科的联系似乎突然中断了。

与在首都生活的人相比，这里的人彼此之间更加了解。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已经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附近的人都被撵走了，不过当地郊区的乘客还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到铁路边，也就是他们说的“捡漏子”。他们挤进车厢，把取暖货车的车厢塞得满满的，铁轨旁也有人走来走去，还有人站在车厢门口的路基上。

他们都是一些熟识的人，隔得老远就互相打起招呼来，赶上去彼此寒暄。他们的衣着、谈吐和首都的人不一样，饮食、生活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何以为生，靠什么来充实精神生活，怎样应对困难，如何逃避法律的制裁？

很快，答案就会以最生动的形式呈现了。

二

要么拖着步枪，要么把步枪当手杖的那个哨兵陪着医生返回自己的列车。

天气闷热，铁轨和车厢顶被炙热的阳光暴晒。有些汽油染黑的地面，经过太阳一照泛着黄光，反射出的光芒像是镀了一层金。

沙土地又被哨兵的枪托划过一道长长的印记，中途碰到枕木就发出砰砰的声音。哨兵说：

“天气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了。是时候播种春麦、燕麦和黍子了。要是种荞麦就还早了点。在我们家乡要到阿库林娜节^①才开始种荞麦。我们不是本地人，我们是唐波夫省的马尔山人。唉，医生同志！内战真是害人不浅，要不是因为它，这个季节我还用得着在他乡消磨时光？内战把我们各个阶级之间弄得鸡犬不宁。你瞧，它都干了些什么呀！”

三

车厢里的人探出身子来，伸出手想扶医生上车。“谢谢，我可以自己上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婉言谢绝了。他双手抓住车门往上一拉，就跳到车厢上了，顺势抱住妻子。

“可回来啦。谢天谢地，躲过一劫。”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反复说，“不过，我们早就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化险为夷，今天也不算是新鲜事儿了。”

① 阿库林娜节：俄国民间荞麦节。

“怎么就不是新鲜事儿？”

“我们可都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

“哨兵说的。如果我们收不到一点消息，那怎么能挨得住？就算是这样，我和爸爸还是急得快发疯了。你瞧，他现在可算是睡着了，睡得这么沉，激动得倒头便睡，变成一堆木头似的，怎么推也不醒。有几个新乘客上车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你知道大家都在议论什么吧？整个车厢的乘客都祝贺你平安归来。这就是他！”她突然转换话题，扭过头去，向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介绍自己的丈夫。因为车厢太挤，他一下就被拥到车厢的里头。

“桑杰维亚托夫。”新乘客从那边自我介绍道，在那边拥挤的人群头顶上举起了一顶软帽，这人试图穿过人群，挤到医生这边来。

“桑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默念着。“这名字让人想起的形象是旧俄罗斯风味的——身材魁梧，长着大胡子，穿着腰部带褶子的外衣，束着金属装饰的皮带。可这人却留着卷发，里面露出银白色的发丝，一撮山羊胡子。活像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

“怎么样，没被斯特列利尼科夫吓到吧？您跟我照实说。”

“没有，为什么会吓着呢？他说话很严肃。看上去就像是个有魄力有影响的大人物。”

“那当然。我对他也略知一二。他是你们莫斯科人，不是我们本地人。正如我们这里的时髦东西一样，都是从你们首都那边出现后，我们才跟随的。我们自己的脑袋可无法造出这些新名堂。”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尤拉！他是

个百事通。他知道你，还知道你父亲，也认识我外祖父，他什么人都认识的。”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神情冷漠地随口问了一句，“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您大概是认识的吧？”桑杰维亚托夫含糊地回答道：“您问安季波娃干什么？”他们俩的对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了，但他没插话。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说：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要小心点，尤拉，跟他在一起要多长点心眼。”

“真的？真是出乎意料。他看起来还有些演员的架势呢！”

“我父亲曾经是旅店老板，有七辆三套马车跑生意。但我念过大学，是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你听见了，尤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都在说些什么！顺便提一下，您别见怪，您的名字和父称叫起来真拗口。好啦，尤拉，我就告诉你吧。我们很幸运。尤里亚金站我们是不能通行。城里起了火，桥也被炸了，没法过去。我们只好绕到与这条铁路相连的另一条支线上，正巧是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就在那条路线上！不用转车，也没有必要提着东西穿过这个城市，从这个车站赶往下一个车站。在火车启动之前，一下叫我们往这边，一下又叫我们去那边，真把人折腾惨了。还要转好几次车我们才能到达。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告诉我的。”

四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猜错。火车不但重新挂了车厢，还添加了一些新的，在排满火车的轨道上移来移去。因为同时也有其他的火车在行驶，所以他们坐的这趟火车花了老半天时

间也没有进入到辽阔的原野上。

从远处看，山坡将城市的一半都遮住了。只有屋顶、工厂烟囱顶、树立在钟楼顶上的十字架零散地显露在地平线上。郊区的某处正在起火。风刮起阵阵浓烟，像马鬃似的从天空中飘过。

医生和桑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最靠近车门的地板上，将腿随意地垂在车门外。桑杰维亚托夫的一只手指着远方，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停地解释着什么。火车发出的巨大的轰隆声淹没了他们的谈话声，让人很难听清他到底说些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好再问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使劲地叫喊，把之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被点着的地方叫‘巨人’电影院。那里是一个士官驻扎地。不过他们早就投降了。要么就是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些钟楼上的黑点你看到了吧。那是我们的人，他们正在清理捷克人呢。”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您的眼睛怎么这么好？”

“正起火的是一个手工作坊区——霍赫里基区，旁边是柯洛杰耶夫商业区。我们的旅馆就在那附近，所以我才这样关注。看样子火势并不是很大，还不至于烧到市中心。”

“您再讲一遍，我听不到您说的。”

“我是说市中心有大教堂、图书馆。我们桑杰维亚托夫这个姓氏，是圣·多纳托的俄文译音。听说我们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代。”

“我还是一点也听不清。”

“我说桑杰维亚托夫就是圣·多纳托的译音。听说我们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可能是我们的先祖。不过也许是无稽之谈，这只流传在家庭里罢了。这地方叫下

斯皮尔金，到处是别墅和供人游玩的地方。不过这地名听起来有些怪怪的，你说呢？”

他们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原野。纵横交错的铁路从不同方向把原野分割开来。一根根的电线杆向后疾驰而过，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天边。铺满了石头的宽阔公路向远处蜿蜒伸展，好像存心要与铁轨一比风姿。时而在地平线的尽头隐没，时而拐弯的地方摆出一道弧线出现在你眼前，接着又消失了。

“我们这里的这条公路是很有名的，它横穿了整个西伯利亚。苦役犯的歌里所赞扬的便是它。现在它的沿途都是游击队的据点。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是不错的，你会慢慢习惯的。城里的新奇事儿您一定会有兴趣。比如说，那些设在每个交叉口的公用供水所，到了冬天那里就是妇女们的露天俱乐部。”

“我们没计划住在城里。我们要去瓦雷金诺。”

“我知道。您的妻子和我说过了。城里和乡下其实都差不多，有些事还是需要进城办的。我一眼就认出她来了。眼睛、鼻子、额头简直和她的外祖父克吕格尔一模一样。我们这里的人对克吕格尔的印象很深，人人都记得他。”

原野尽头是几座高大的用砖砌的圆形油库，表面泛着红光。高耸的柱子上挂着各式广告牌。其中有一幅竟两次进入到医生的眼帘，上面写着：

莫罗与韦钦金公司。销售播种机和脱粒机。

“这家公司本来是很不错的。专门生产质量精良的农业机械。”

“我听不清，您说什么？”

“我说的是这家公司。公司，明白吗？它生产农业机械。是一家股份公司。我父亲也曾经是一名股东。”

“您刚才不是说他是开旅店的吗？”

“是的，也开了旅店。但这并不妨碍他其他的投资啊。他的眼光真不赖，总是把钱投入能赚钱的企业。‘巨人’电影院里他也占有一些股份。”

“听起来，您好像以此为荣？”

“您的意思是我以父亲的精明能干为荣？那是肯定的了！”

“那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会如何看呢？”

“得了吧，这不关他们的事，同他们有什么关系？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过，信奉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要成为毫无主见的窝囊废。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注重科学和实践的学说，是一门研究历史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是科学呢？同一个彼此并不是很了解的人辩论这种问题还是太草率了一些。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显得太浅薄了一些。科学要严谨得多。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具有客观性？在我看来，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闭塞、更脱离现实的学派了。每个人都以实践经验来验证自己的思想，而当权者只会全力宣扬自己永不犯错的神话，而又想方设法地背离真理。事实上，什么东西也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来告诉我们。我不喜欢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

在桑杰维亚托夫看来，医生的这些话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所讲的奇谈怪论。但他只是笑了笑，没有把医生的话顶回去。

火车又开始倒车了。当火车快要到出站的道岔时，一位腰带上系着盛牛奶的铁桶的女扳道员将毛线换了一下手，俯身扳动出站道岔的圆盘，让火车又退了回来。当火车慢慢向后移动时，她便直了直身子，冲着火车挥动着拳头。

桑杰维亚托夫还以为她这个拳头是冲他来的。“她这是给谁

看呢？”他寻思着，“有点面熟。不会是通采娃吧？有点像，我什么时候招惹过她啊？不一定就是她。她没这么老。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俄罗斯的母亲大地正在发生剧变，铁路系统也杂乱无章，这个可怜的人生活不如意，难道认为这是我的错，所以向我挥拳头？去她的，犯不着为她伤脑筋！”

女扳道员最后挥了挥小旗，大声地向司机打了几声招呼，便打信号旗让列车通过了。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从她身旁驶过时，她向坐在车门口地板上的让人讨厌的非常无聊的两个人吐了吐舌头。桑杰维亚托夫旋即被带入了沉思中。

五

正在燃烧着的城市郊区、桶形的蓄油罐、电线杆和广告牌都一一闪过并消失在远方，出现在眼前是另外一番景色：一片片的小树林、一座座山冈以及蜿蜒于山冈上的公路。此时，桑杰维亚托夫说：

“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吧。我马上要下车了。到下一站您应该也到了。当心点，可别坐过头了。”

“这一带您应该非常的熟悉吧？”

“熟悉，当然熟悉啦，方圆一百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我在这一带当了将近二十年的律师，常因为各种案子而各处奔走。”

“现在还在做这些业务吗？”

“是啊。”

“目前手上有什么样的案子呢？”

“很多，要什么样的案子，就能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没有

办妥的旧合约和一些纠缠不清的买卖纠纷，堆积如山，多得不得了。”

“难道这类活动还没被废除吗？”

“名义上是废止了的。可事实上还是同时存在着很多互相排斥的事情。既然企业要国有化，燃料也要归于市苏维埃，就连省国民经济委员也需要兽力牵引的交通工具。但所有人都还得过日子啊。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这就是当前过渡时期的特点。所以，当下非常需要一批如同我这种性格的、并且精明又能干的人。那些与他们背道而驰的人，抓住大把钱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正如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有时也得挨嘴巴。现在差不多半个省的人都得靠着我过活了。我还要为了办理木材供应的事到你们那儿去一趟。肯定的，要去你们那就必须要骑马，可我仅有的那匹马腿瘸了。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坐这破车晃荡。真不像话，瞧这慢劲儿，还敢说自己是火车呢！您要到瓦雷金诺去的话，没准有用得到我的时候。米库利钦家的人，没有我不了解的。”

“您知道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和打算吗？”

“大概了解一些，看得出来。你们有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有想靠着双手养活自己的理想。”

“怎么啦？你好像不太赞成？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这种愿望太天真了，太具田园般的诗意了。非得去那儿吗？愿上帝保佑。可我不相信。有点过于乌托邦了，几乎都是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呢。”

“米库利钦会如何对待我们呢？”

“拿鸡毛掸子把你们轰走，压根儿就不让你们进门。这样做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那儿就算没有你们也够乱的了，不如意的事一件接一件——工厂倒闭了，工人们都散伙了，就连起码

的生计都很成问题，吃的东西也没有。可是你们突然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就算他把你们都杀了，我也会站出来替他做无罪辩护的。”

“瞧，您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也承认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荒诞不经的梦。”

“当然。但这是历史必然的阶段，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为什么是必然的现象呢？”

“怎么啦，您是个没长大的小孩还是故作天真？难道你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那些饿鬼和寄生虫骑在忍饥挨饿的劳动人民的头上，直到把他们逼向死亡的深渊，这样的事情还要长存吗？还有更多其他的凌辱和暴虐的方式吗？人民对此非常愤怒，他们要求正义、寻求真理，这些不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吗？您是不是觉得在杜马通过议会制，这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不通过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

“我们说的完全不是一码事，这样下去的话，就算辩论几百年也不会有结果的。我非常拥护革命，但我现在觉得暴力并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什么。应该以善意来引导更多的善，但我们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这回事。再回到米库利钦身上，如果我们将面对的是那样的处境，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打道回府才对。”

“真是可笑。首先，难道只有米库利钦家的窗子才能透出光芒吗？其次，米库利钦是一个善良至极的人。一阵大吵大闹后，也有可能是死也不会答应，但接下来他的心就会软下来。他会毫不吝啬地和你分享他的东西，甚至他可以把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衣脱给你，和你分食仅有的面包皮。”于是，桑杰维亚托夫便讲了更多的情况。

六

“二十五年以前，米库利钦刚从彼得堡来到这里，那时他还是一名工学院的大学生，他在警方的监督下被遣送了过来。到了这里他便当了克吕格尔的管家，并结了婚。那时通采娃四姐妹都还在我们这儿，她们比契诃夫的作品里还要多一个。阿格里平娜、叶夫多基娅、格拉菲拉和西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她们是所有尤里亚金学生的追求对象。人们通常用父姓称呼这四位姑娘，或干脆将她们的名字念成谢韦良卡。米库利钦娶的便是谢韦良卡的大小姐。

“没过多久他们的儿子便出世了。出于对自由思想的崇拜，爸爸糊里糊涂地给小男孩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利韦里。他们平时都叫他利夫卡。这位利夫卡很顽皮，但同时又非常聪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才能。在他十五岁那一年，战争爆发了，于是他把出生证上的年龄改大了一些，如愿地当上了兵，上前线去了。他的母亲本来就有些体弱多病，这个无法承受的打击让她一病不起。前年冬天，在革命的前夕，她死去了。

“等到战争结束了，利韦里也回到了家乡。此时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身佩三枚十字勋章的准尉英雄，同时也是一个被从前线调派回来做宣传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忠实代表。之前您听说过‘林中兄弟’吗？”

“不好意思，我没听说过。”

“这样的话讲起来就有些乏味了。效果要大打折扣。那您也不必往公路上打量了。这条路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呢？眼下这路被游击队给占了。游击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内战中的骨

干分子。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支力量。一是取得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另一部分是战败后不愿服从旧政权的底层士兵。这两股力量联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游击队。它的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大部分是中农。此外还有些各色各样的人物，有贫农、被驱出教门的教士、同家庭对立的富农子弟、无政府主义崇拜者、不明身份的乞丐、从中学就被开除的大龄青年、希望获得自由和返回家乡的德、奥战俘。这支人数众多的人民军队中，由利夫卡，即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也就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儿子所领导的队伍叫‘林中兄弟’。”

“您说的都是真的？”

“确实如此。让我接着说下去吧。在妻子死后，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又再婚了。新妻子叫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也叫列诺奇卡，她中学还没毕业就被生拉硬扯地弄到教堂成了亲。她本性单纯，本来就年轻，还刻意打扮得更年轻。整天唧唧喳喳的，表现得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傻丫头，极像一只小云雀。一见到谁，就忙着出题来考人‘苏沃洛夫是何年诞生的’‘三角形相等的条件是什么’，当你被她难倒而不知所措时，她就变得非常高兴。隔不了几个小时，您就能亲眼见到她了，您可以亲自验证一下，看我讲的对不对。

“米库利钦本人倒有另外的特点：时刻叼着烟斗，说话的时候喜欢咬文嚼字。什么‘绝不迟疑片刻’啦，什么‘务须’‘鉴于’啦，这些都是他的常用词。可以让他大展宏图的应该是大海。他学的专业是造船。从他的外表和习惯等方面还可以发现相关的痕迹。刮得干干净净的脸，整天叼着烟斗，说话时慢吞吞的，从他嘴里说出的字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当然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如同所有酷爱抽烟斗的人一样，下巴显得有些外突，一双灰色

的眼睛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哎，差点忘记了两个细节：他是社会革命党成员，并且还是立宪会议的地方代表。”

“这可不是寻常的事。他们父子俩岂不是水火不容，因政治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

“看起来确实如此，但实际上绿林好汉并不和瓦雷金诺为敌。您还是让我接着往下说。通采娃的几个姐妹，也就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子们，至今仍没出嫁，都成老姑娘了，全都住在尤里亚金。只是时代不同了，这些姑娘们也变得不同以往了。

“姐妹中最大的叶夫多基娅·谢韦里诺夫娜在市图书馆当管理员。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可爱又非常羞涩的姑娘，常常无缘无故地就像芍药一般满脸通红。阅览室里安静得出奇，就如同置身于坟墓一般。而她又得了慢性鼻炎，打喷嚏时一连二十多个，这让她羞得很，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能有什么办法呢？她的神经过于敏感了。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是四姐妹中最出色的。性格泼辣而又非常能干，什么活都肯干。大家都众口一词认为游击队的队长利韦里非常像她。你刚看到她在缝纫组干活或者在织袜，但转眼间她又变成了理发师。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尤里亚金铁路上那个向我们挥拳头女扳道员？我当时还以为派格拉菲拉又看守铁路去了。不过那个女人好像不是她，看起来太老了。

“最年轻的西拉菲玛——她是家庭的麻烦制造者。很聪明，有学问。她读的书很多，喜欢钻研哲学，喜爱诗歌。革命的年代到来时，人们的情绪变得格外高涨，在到处可见的街头游行、广场演讲的影响下，她有些精神失常了，成为了一位宗教狂热分子。就算姐姐们上班的时候把门锁上，她还是要从窗口跑出来，跑到大街上召集人群，宣传耶稣再次降世和世界末日的思想。

哎，我只顾说话了，都要到站了，您还要再坐一站，准备收拾一下东西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车后，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没有，依我看来，这个人是命运安排给我们的。我觉得他将在我们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

“是的，非常有可能，东尼娜。但令我担心的是人家会将你认出来，你和你外祖父太像了，而且这儿的人对他好像还留着很深的印象。比如说斯特列利尼科夫吧，我刚提到瓦雷金诺，他马上开始不怀好意地插嘴道：‘瓦雷金诺，克吕格尔的工厂？你不会是他的亲戚吧？难道是继承人？’

“我担心我们在这儿比在莫斯科还惹人注目，我们是为了逃避别人的关注才从莫斯科离开的。不过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俗话说‘脑袋都掉了，还用得着担心头发吗？’但最好不要过于抛头露面，尽量隐藏自己的身份，少和别人来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将他们都叫醒吧，把东西都收拾好，系紧皮带，准备下车了。”

七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断地清点着家里的人和行李，生怕将什么东西落在了车上。她觉得踩在脚下的是被人踩得非常结实的月台沙地，但害怕坐过站的那份紧张的心情仍没消失，尽管她看到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边，但耳中还响着火车行驶的轰隆声。这扰乱了她的眼睛和耳朵，使她暂时不能集中注意力。

没有下车的旅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道别，但她没有注意到。她甚至没有发觉火车已经开走，直到她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空荡荡的第二道铁轨、绿色的田野和蔚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已经离开了。

车站是用石头建成的。入口处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

车站的寂静和洁净使刚从车上下来的人感到惊讶。看不到周围拥挤的人群，听不到嘈杂的吵架声，这让他们感到有些不习惯。在这偏僻的地方，生活仿佛停滞在历史的长河中，落在了后面。还需要一些时间，它才能学会首都的那种野蛮风尚。

车站掩映在一片白桦林中。当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便开始暗了下来。微微摇曳的树梢将移动的阴影轻轻地照射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黄沙月台上，在屋顶和地面上，树林中的鸟鸣与车站的清幽搭配在一起显得非常和谐。那不曾夹杂着丝毫杂响的纯粹的鸟鸣，环绕着整个树林连成一片，仿佛这世界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响了。铁路和公路将树林分割开来，它们被如同长袖般低垂着的茂密树枝遮盖着。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忽然间感到耳目一新。她对周围的一切有了全新的感知。比如鸟儿的婉转歌声，树林的清幽以及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在她的心中涌出这样的话语：“我不相信我们真的能平安抵达。你知道吗，那个斯特列利尼科夫有可能只是在你面前暂时地表现出宽宏大量，把你放了，但同样的，他也可以往这儿发一份电报，下令等我们一行人一下车就将我们扣压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能有如此的气度。一切都是做做样子罢了。”不过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番